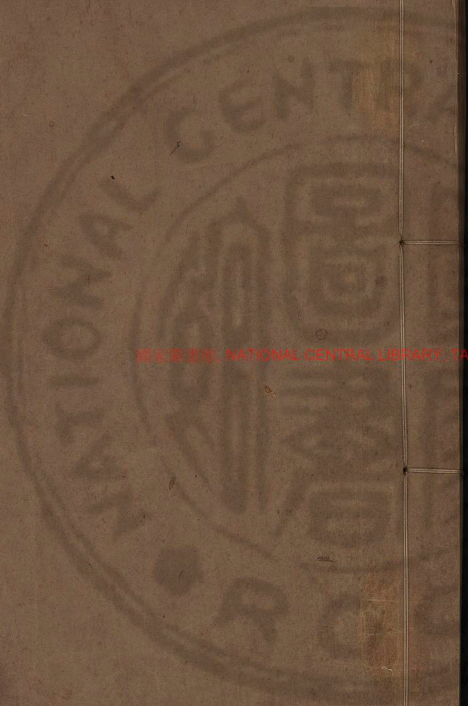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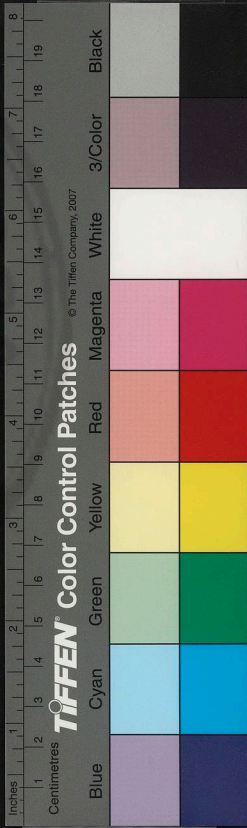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
上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



	
登記號	2725
類號	
類別	
全書	兩 2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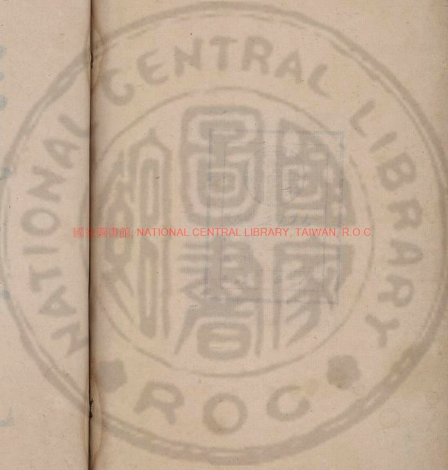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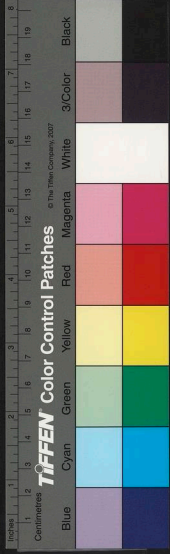
經者居藏板

王靈舟先生
行雲題跋

915172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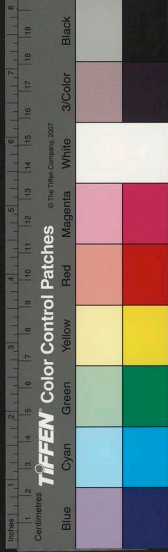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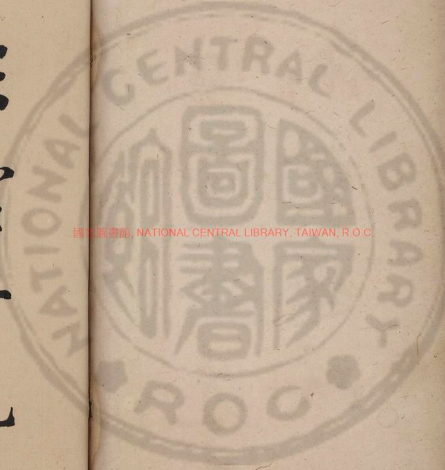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徑香居藏板

王靈舟先生
所雲題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八載

竹雲題跋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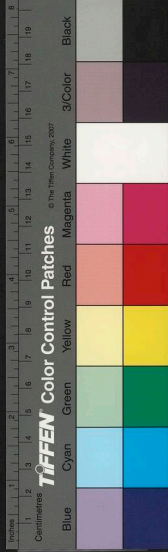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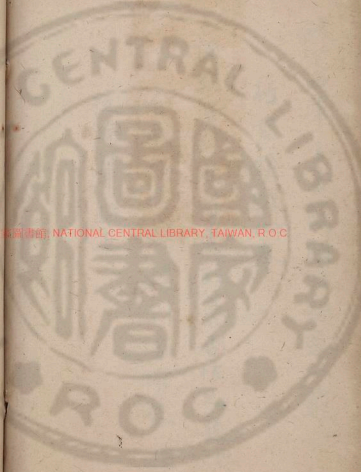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之題跋裒
合成備考辨援引多有依據非
徒論筆跡也



竹雲題跋者卷每王先先生評隲
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茗溪
錢君壽泉為之鈔板以行世者
也卷每吟上書名海內故孤鉤元
扶輿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
多品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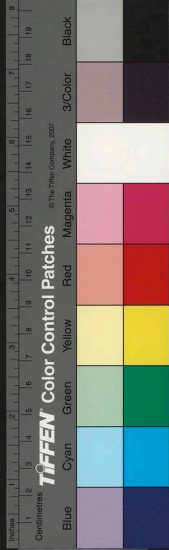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
有之遺意而為之故壽泉尤愛
重梓以廣其傳夫以君舟好古
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
備然如魯子固之作金石錄五百
卷而元豐類彙所載金石跋尾

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
書為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
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
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
以所遺益以已所搜不過數十種
若橫軸豎之整凡循行臥起恒不



卷二
去目以為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
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
所積不私如歐陽氏趙氏曾氏
之多於亦可總考舟著一編以
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
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

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為居
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
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
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
至意予見魏殊子序曾氏金石
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



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率
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金壇王澍虛舟著
岩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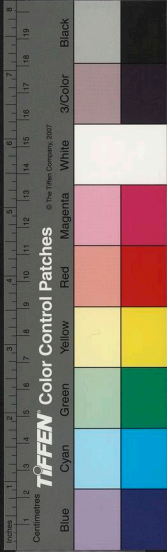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

秦詛楚文

竹雲題跋目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陽本

定武真本

蘭亭二十種

曹娥碑別本

王右軍曹娥碑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樂毅論

皇象急就章

吳天璽紀功碑

鍾繇調元表

鍾繇賀捷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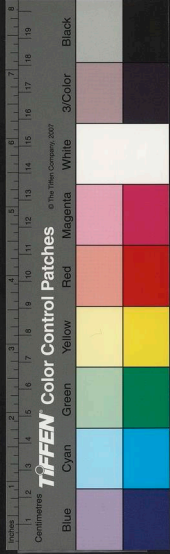
曹全碑

西嶽華山廟碑

西漢五鳳題字

婁壽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登玉枕本

南宋重刻空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穎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婁女本

張畧奴本

神龍本

良常于氏藏本

朱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子雲夏友目火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顏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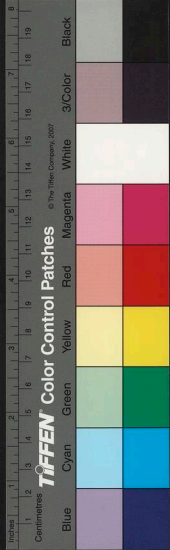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裹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羲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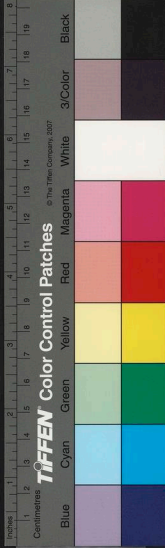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回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鴈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倪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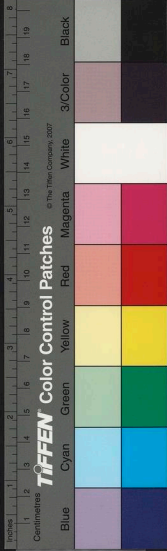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李陽冰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卷四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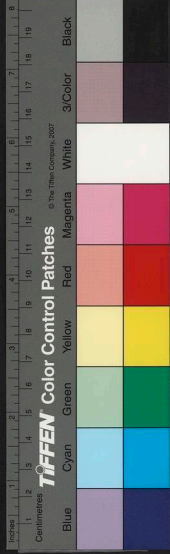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顏魯公作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白保乞米庶脯馬病等帖



初雲題品良法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宋元章顏魯公碑陰

竹雲題跋相次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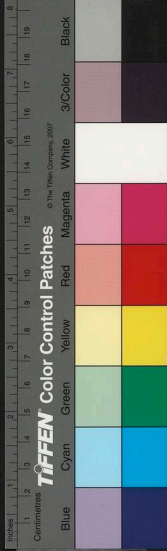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竹雲題跋卷一

竹雲題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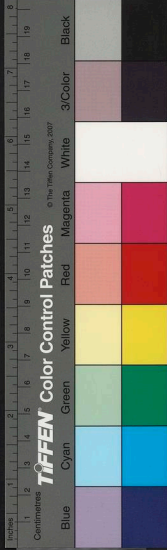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去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雲題跋卷一

竹雲題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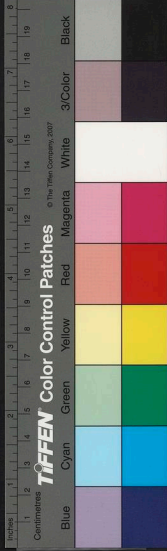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去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為周武王封比
干之銘三代文字古與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
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
萬世之靈於馬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
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
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
特古聊復精模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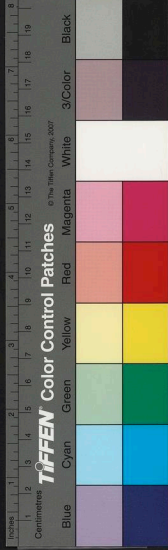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
有石銘錄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
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
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
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
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即非孔
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
札贊有夫子廢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
額表亦云孔蒙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
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
而後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
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
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
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

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
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
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
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摸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
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
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
題墓上按十字碑唐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歷
子雲直後卷一



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証閣帖刻于
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
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
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
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
郊又得巫咸文於渭窟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

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蹄以異此其祀
巫咸文也歲久利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
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
刻校勘毫釐不異因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
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喬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
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
子雲題後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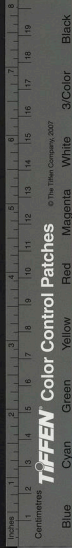
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
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
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
太古此書中之落月辰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
云五鳳二年埽一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
文一行志埽埴之歲月則又以為埽文其書極
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為

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
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
人來為埽為石當執而問之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
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
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為湖廣襄陽府不
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玄儒婁
子雲題反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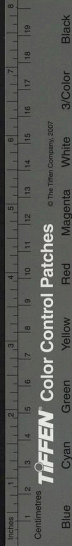


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
四人余在京時遊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
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
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為方慤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
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
曩在京師投商邱宋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湯堂
冢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
者文甚完好唯未行關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
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
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
山人雙鈞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
徐浩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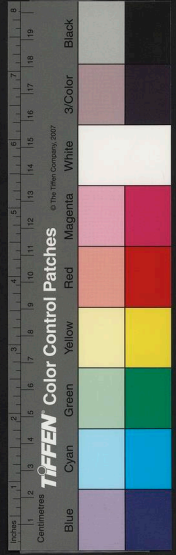


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
遣書依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願天
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准他人
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
察准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
緣是中郎書特於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
其合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
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

生稱此為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
為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為刻石紀功者也
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勿而
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
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
當由處士歧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
竹雲堂友卷一



故僅以為五十六耳。

漢繇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曾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曾全完好無闕。三碑既之。蔡漢繇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女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曾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繇法體貌。

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為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曾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為曾全者也。女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曾全。亦但得其皮毛耳。

僕嘗說歐褚自繇來。顏柳捉摹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曾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乃雲題及卷一。



有一筆不似曾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表仲長為之題記。至明宏正間。題句索索於。是薦季直表遂為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

帖中後為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後。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為王弇州所得。及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為平生第一希。遺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畧得太傅予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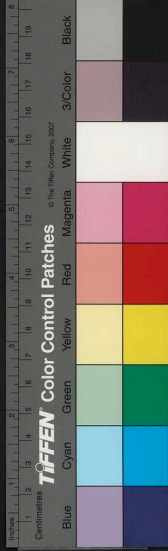


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

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祝京兆指為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嘆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曾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

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表紹進臨官渡曾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為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饋饟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曰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即季直也後銜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催汜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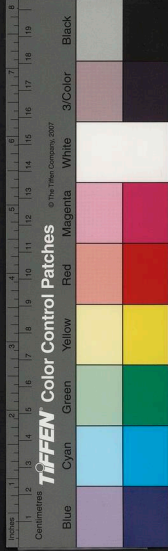


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
表繇以侍中守司繇校尉曾公征關中得繇為
資表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
侯終操丕兩朝繇未嘗為司徒疑不能明也史
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浚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

題署表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
一正一偏脫然畦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
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
又鍾書之最近繇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
路兼行履險冒寒曾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
于靡陂曾仁徐晃破羽浚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及據三國志羽圍
曾任於樊為仁所敗而走浚為吳兵斬於沮與



不聖聖品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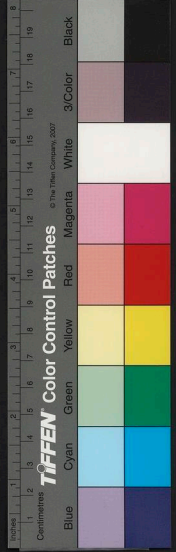
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及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

後銜但署南麓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慶切地名前漢地理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茅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繇

竹雲題後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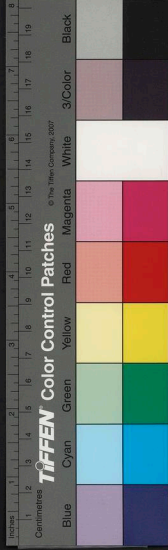


為指其書仍具隸法觀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
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
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
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
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
文二字九行銜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

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
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
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
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
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
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
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於是改元大
牙雲通反卷一



敕以明年為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
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
吳國隨以滅天叢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
好言符瑞者此足為炯戒矣書法銛厲奇崛於
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
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為本漢隸黃長睿
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為八
分書朱竹垞亦以為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

命是也

象者也至關中郭引伯以為牛鬼蛇神直斥為
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為體各殊不可
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
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
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已矚未喻指訾古人
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頌起元以為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

書雲通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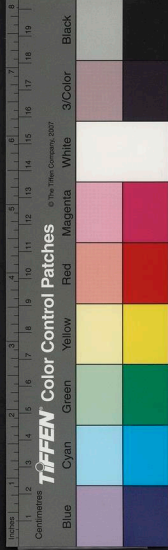
皇象急就章一

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蟠蟬起盤屈騰蹕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蠟蟬信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蕙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
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
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
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
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

行雲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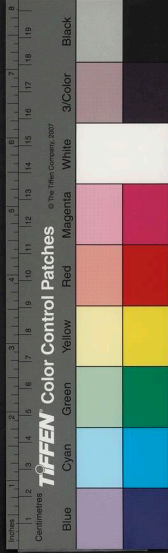
何雲是此卷一

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心同夢得所謂規模蘭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勿安秀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志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時右軍潛於其後掣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右軍楷

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模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宇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餘清兩



不雲墨跋卷一

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尚在唐家其六世孫蘭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文雲襄所得雲襄致其子留相貪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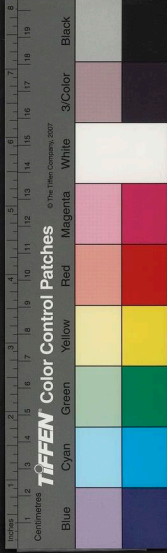
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黃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稻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

王右軍曾城碑

孝女曾城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曾城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

行雲題跋卷一

七



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
數千年來千臨百摸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
全失弁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
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腐木濕鼓了之高
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
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
為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
或目為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
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
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
一人以為証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
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愷同年程午橋太
史處再見如過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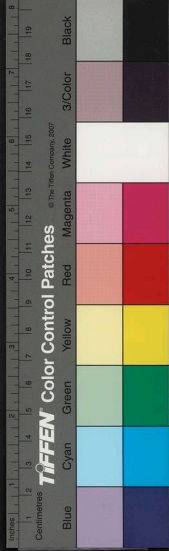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為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榻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泯泯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革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

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因用宣德戲精心摹勒合為一卷以示兒孫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榻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榻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



仙雲里跋卷一

知益陽朴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愒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為舊梅華十二為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為三段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方榮如文翰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

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為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盡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贍仁為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為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銜

子雲題跋卷一

廿



裂欲取之不可得為之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滕東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搨數紙細玩筆意注注時露趙法定為吳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得我心為之拊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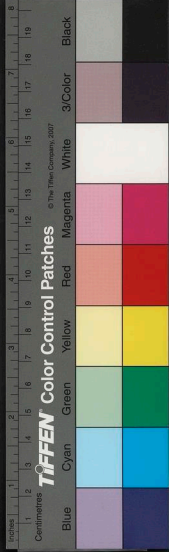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為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者海東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華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為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為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竹雲題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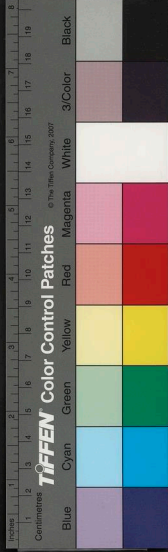
玉枕蘭亭跋一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
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
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
有後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
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
之靈璧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
兩種猶有存者注在淮南愜友人周白氏借得
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

亦較為清瘦豈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
跋云河南始縮為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為之今
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
以率更為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
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
有秋壑珎玩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鬢心其一坐
竹雲題跋卷一



不實是臨本

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榻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未由得見寶應喬允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

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關亭字羣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秃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

好雲廬友卷一

齒



石雲墨跋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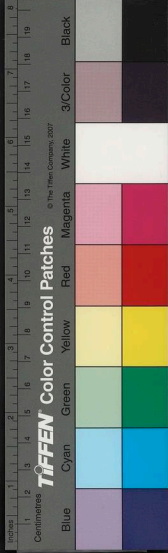
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
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
迴絕同年繆二父子處尚有俞紫芝所臨亦至
佳惜被其弟武子携之而南不能借摹為之神
注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
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類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空武
褚氏首推類上董宗伯目類上為米所臨正恐
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
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
榻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
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
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
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石雲墨跋卷一

七



米氏袖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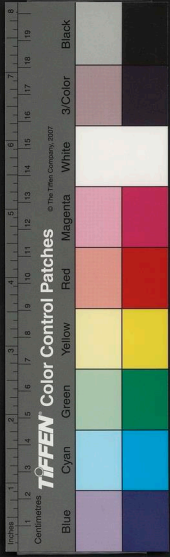
米氏袖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
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蕪太簡所藏
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
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
陳祭酒緝熙陳好句模遂榻數本亂真而分綴
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
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

於海寧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
以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所刻遂
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
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
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他本
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麻馮相國家刻之
子雲直友卷一



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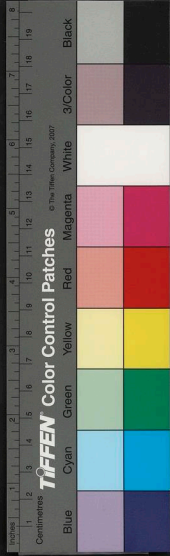
蔡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模做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畧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顛上特為沈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畧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摸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末由搨得也



不雲題跋卷一

神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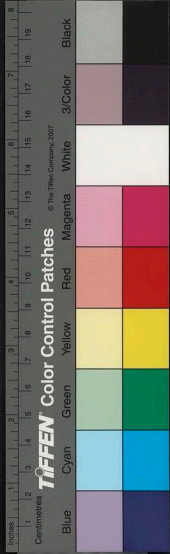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遂亡余所得昆董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榻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道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注在昆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正同以余萬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日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笠在辛跋為定或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曾孫建侯攜

子雲題跋卷一



米芾字元章

來京師因從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
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
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即于本之佳者以
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卷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
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

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
雖極自然要自恂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
亭賜壽于達師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來看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
子諤者行列較寬字尤秀腴中闕五字詡字月
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
尤



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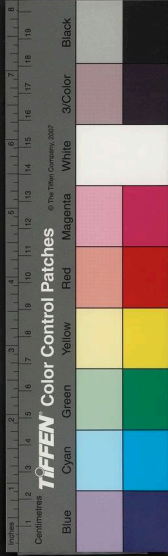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鬻岡帖
中變化恁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
或以為元章所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
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
澗之氣冰結而成非歐非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

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
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
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
浚俗尚定武家刻一石袋數十百本好事家出
奇破格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
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轉轉
行雲直友之一



本堂是呂卷一
相做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
聖教遠甚西漢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
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
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
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
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禊帖先之定武以

求其心中之類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
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竝想前良風流如覩心
慕手追烏能已已
類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道古似定
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
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
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為蕭郎
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
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
之為計太早獨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
將弗及非為兒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
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縱徑尺輒端若繩他

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
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容有持秦王印來者^上為九
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
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
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
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奉凡六



卷一涿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景
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
榮芑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
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
者榮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
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范
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坐
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刻然五

字俱全且招法較善為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
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顧懷仁
所集聖教為覺其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
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
之追摹雖未能擬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為
平生一快事也

注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
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



出義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
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
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
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
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為不
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

數十百緡趙彝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
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
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
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
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刻然比之他本則此
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
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吏事荒忽因屬老友
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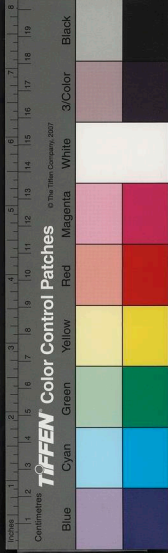
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之一法也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鑿為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為信余泐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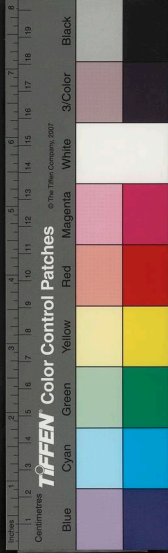
定武乃是南宋覆刻秦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合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為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所藏諸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一間耳自當為諸本之冠

賴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為
思古齋吐氣以為各本皆出其下允為千古精
鑒獨其謂是米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
褚摹黃絹本裁為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
今為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為褚
蹟無疑也人謂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
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
說亦頗神恠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此

瞻先生為余言董說弔詭無實日出揚東里集
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穎上令某餉以二
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
又可知也米南宮稱褚摹本轉折毫鉅備盡與
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
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為所掩
董思翁始為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
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



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
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
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
當即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
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逆江丈乞得而以
新搨傳其浚江丈名之祥字文山弼石林歙州
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
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
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
後各以雜色綵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
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
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
三卷失之而以韋臯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



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闕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空本一塵此卷繼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為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溟以為即是其所藏本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為蘭亭勝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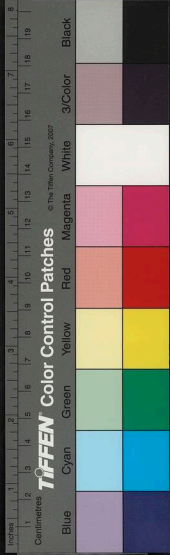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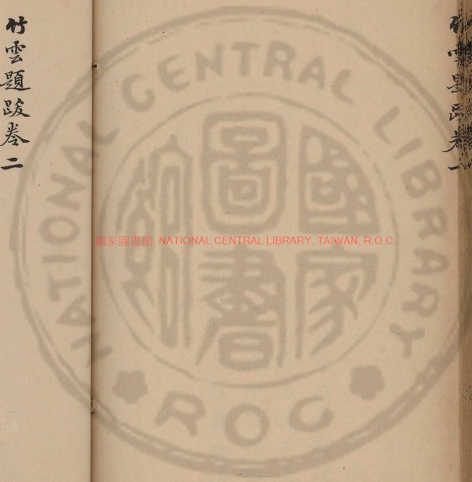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
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摹刻石來禽館為天下十
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
失也此宋搨全本為錫山秦氏所摸不唯與世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象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雲題跋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
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摹刻石來禽館為天下十
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
失也此宋搨全本為錫山秦氏所摸不唯與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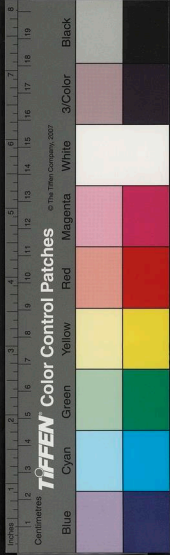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象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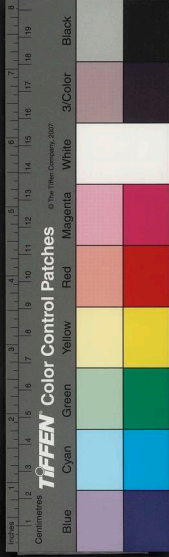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二



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
之為芝養之為恙不之為不樓之為楊筆法全
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為最爰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
示子孫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為與蜀
郡太守書董思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
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
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

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
撫為益州刺史益州年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
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吊唁語此
卷唯有老婦疾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
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為卷回顧其
談蜀事者為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
之遂為右軍短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



竹雲墨戲卷二

故名十七帖非數四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偽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
淄澠較若鳧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逆
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巨人未有不一望
立辨者右軍雖鳳蕭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
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蕭龍蟠跡
似竒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者但以
此為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偽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員
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逆規矩入逆規
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
舍斯謂逆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為其庶蘊不過
些子顏素以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

苻雲題跋卷二

三



衰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
此帖所叙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
時事也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
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
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息蓋素
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
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長睿此跋深
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
石此帖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
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逆
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
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舷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
也既自為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為之贊一贊
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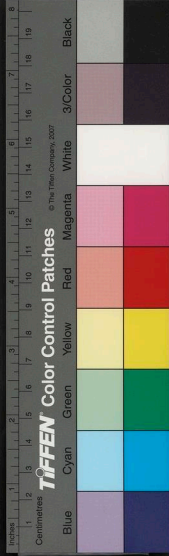


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
涇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贊亦米老書也
康熙乙丑館於昆陵逆市上得宋搨全本驚喜
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常為友朋臨之
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
劣何如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

行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
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
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為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
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落遂為吾友夏
光祿金輅所得康熙浚壬寅秋八月光祿病持
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十九
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模糊及裱
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



完好無闕贊曰右軍為書凌今轍古聖教一出
劇跡咸聚仰配蘭亭有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
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銜數千百年神明呵護
以及于余因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帖授受
得所永絕灰劫即如僕身享此帖焉于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
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
行字而成也二本皆為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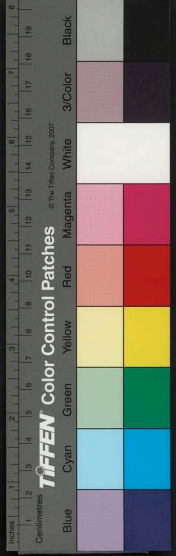
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
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詠宏福寺懷仁集右
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今
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
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
能至了無高韻曰是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
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
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



千雲題跋卷三

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
隆闡法師等碑為顯效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
蘓武功亦皆造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
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臣手皆弗道及
獨宣和書譜黃長睿始為吐氣耳至有明宏正
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
篋以為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
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銜闕剝蝕幾

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
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榻
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
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
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
觀三年注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
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
翻經表請題序序成於慶福殿今宏文館學士



十聖題跋卷二

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羅移榻不知費幾許工夫然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淵渾肅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正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榻後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為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悉以為準故一之中規中矩為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教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為集之為習正合定為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寐癖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韻微比于聖教靡若瓊珠之於美玉不可同年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



開者非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省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剔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

聖教序不知銜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闕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銜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銜矣銜者不_足言其未銜者的為宋榻無疑也余見未銜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

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鏗鏘宛然足為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珉珠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為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榻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榻三十餘種以此為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逆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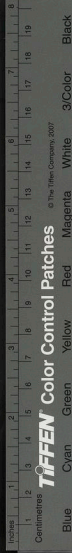
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勅元英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



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
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
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譁經時文義
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
寂謹佛典特為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
銜至宋初猶目之未改盲人不能此義遂謂右
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于于志寧等
之潤色豈不可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集右軍書為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
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
時唯吳文碑風力遒雋為不失右軍手意餘者
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
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
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相摹極于天府又得懷
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
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



个雲墨法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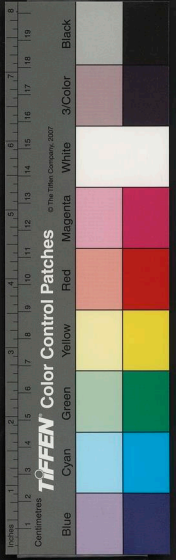
移榻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引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
推許太過定武瘦不臙骨肥不臙肉和明肅括
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
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
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
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辟猶高
魯之視子孫尊卑闊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弥逾
拱壁聖教以有院體之日終宋之世無齒及者
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蠶蠟千手覆刻了之
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
今歸然猶在關中天做院體一語為千載留神
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錘擊
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為今日之定武
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溼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

竹雲直支卷二

十一



竹雲對談卷二
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
耳然蘭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
聖教覆本了乏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
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榻聖教則唯賈人率
意重刻為衣食資既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
趣頓置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世者絕
少但得舊榻便交相矜尚聖教宋本往往多在

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為重此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偽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
啄者目為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
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偽究不足據惟佛道崇
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
為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為初學者立法耳
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
異始能識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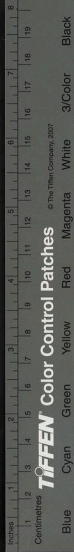


中要對疏卷二

注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末有
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父皇兩
手勅其序元奘顛末與劉軻所撰大遍覺法師
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
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聖教之後亦足
為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搜遍考竭兩月移榻
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
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

又不暇以為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
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
南過淮陰程生蓴江蒞江以為得未曾有遂為
余勒石而攫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遺舍附
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檀蠟之法宋時竅精注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
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嘆為帖中墨
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



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曩年刻得米老西
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賤小華山人龍柱墨
窮日之力擅蠟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榻
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英傳元英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
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
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
銘則云元英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

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于隋
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
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
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
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
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
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請為塔銘比於史書故當
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



大雲經疏卷二

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摠而記之日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

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



不字異跡卷二

唐人可作宋鍾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徑并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蕙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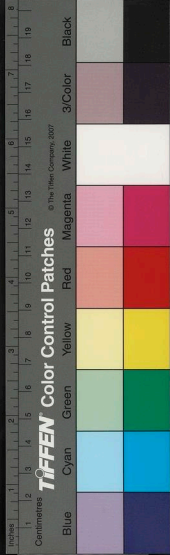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可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

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鉤一本以其廓模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襄鮒帖

竹雲題友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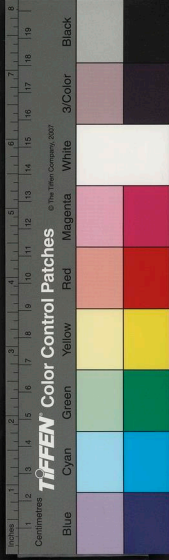


平雲墨法卷二

裏緜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寂他帖故
薛紹彭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裏緜一出衆
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
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
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昂二款松雪道
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設輿以孫氏所刻
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
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

卿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徐氏
借觀寶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
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裏緜帖愛之深而學之篤
如此既白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今字朱
竹垞釋作一々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
句裏緜味佳句今致君句可示句勿難句
當以語屢令句言裏緜味致佳今以致君若漢



不空墨跡卷二

頃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難當如念斯
難之難去聲當以語彙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
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
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曾訓別以油箋
摹得一紙余逆京師見之雜方遯圓不守繩墨
而自作勝餘全得袂序妙處定惟子敬真本句

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為
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袂序可謂具體
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
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
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
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
已失去余僅將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行雲直友卷二



今案是碑卷二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下司寇所刻帖中有之
當時唐搨本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
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
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為桓温破
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温破
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温此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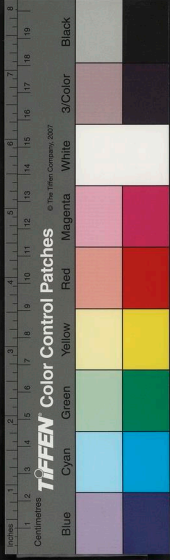
也 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道疎
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以唐人耳無晉人氣格
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
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霄亦以月儀為贗
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真蹟者固非以為唐人

行樂圖及卷二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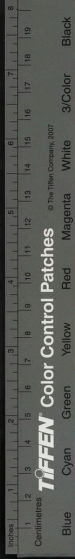
不雲是已卷二

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
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
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
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
似靖書故目以為靖耳

楊義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羲字義和黃素黃庭真跡叢為吳
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卷先生借摹入鬱

洞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
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
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
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
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
籀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息
上計掾翽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
為王羲之書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



不雲是也
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為哀帝
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迨少豫書
之故米芾以為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為楊羲
書吾家損卷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
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為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
君手跡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
祖效郝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
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

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閒曠飄飄有仙氣
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古不今
乃正得之定當為羲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
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
董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羲和
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
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全文耳彙真跡在余處
時曾囑蔣生師淵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真跡



竹葉通波卷之二

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逢山真君

真侶瘞尔

洪流前固重

唯髣髴事亦微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厥土唯寧波蕩

相此胎禽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華表留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以玄黃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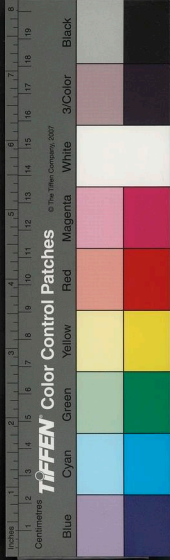
上右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鬻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叙三行銘四行

竹葉通波卷之二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雲題跋卷二

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
為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
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
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
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按計存
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
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
字之疎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為定也

瘞鶴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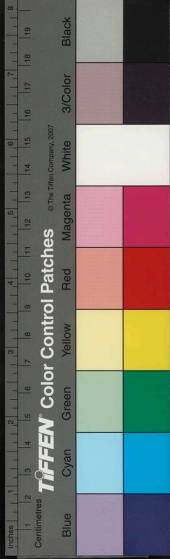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
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
取康熙士辰冬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
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
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証亦復互有同異今
以出水所存字為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
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慎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誤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
行後款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
行之疎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
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
証次為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可謂不知而作
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出左第一出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
上一出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出三

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出三行全字十一半
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出宋人補刻
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
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
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
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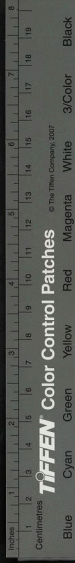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誤上皇山樵書凡
十字分兩截但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誤字



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序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改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邵資改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餘仙鶴三字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遠也迺襄以玄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迺以玄黃五字第三行邵資改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度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度本誤又邵資改張子厚本我下竹頭



字不全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
其事今旌事篆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
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
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今本
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
度本史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
字現存邵資政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邵資政張

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言尔下闕五字去鼓下
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浮邱著經下作
迺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陳氏
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
尔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
胎禽浮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
本上半止有五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
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



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本作闕一字微
冥下邨張本俱有尔將何之解化六字輟耕錄
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厰土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度本微冥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
鳴語解化浮邱去萃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
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
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
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厰土唯寧上皆屬

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髣髴事
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厰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
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
現存邨資政作洪波誤局石下邨張本俱作五
字不全又闕八字金山經度本作我欲無言尔
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荆門厰下華亭皆不足
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考今石本華亭
上與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邨張諸本之皆誤也



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奕壇十二

字為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爰
集乃筆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
前固重五字下半猶存奕壇勢掩華亭爰集八
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
如舊第四行邵資政張子厚本瘞尔下闕兩字
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度輟耕錄諸
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度本作

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課尤甚張
力臣本止存真侶瘞尔四字耳尔字不全今本
同

後欵邵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
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
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
江陰真宰四字皆全則知邵張皆憑榻本流傳
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經度以仙



作僭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於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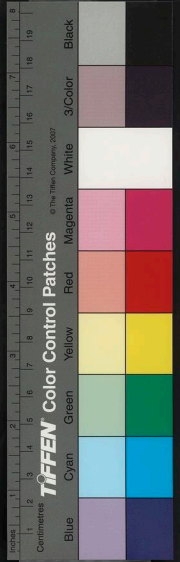
徽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黃山谷以瘞鶴銘為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口蕪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顏柳書竄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

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句皆以此為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閑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

子雲頌跋卷二

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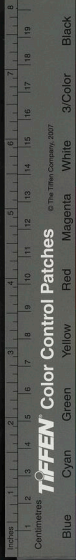


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以是考之此銘決
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真逸乃
顧況道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為況以
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
辰九年為甲午良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為天寶
十一載况尚兇雅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

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
陽以為顧況者決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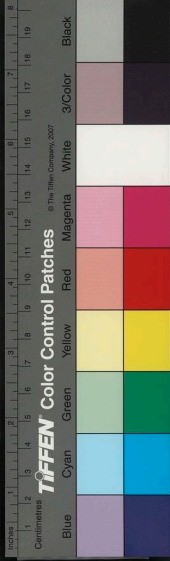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為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
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
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已邈而不著年
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
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



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為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謨文之人不得遽以為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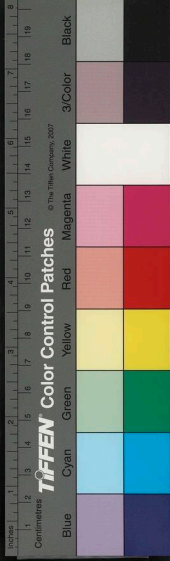
汪退谷中允云書謨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

亦非宏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為上皇山樵何惟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花直舉數百載叢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為



書未必正意可知又石理麤頑刻時恐未能盡
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泐石泐不免鋒穎禿非
復當時寫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
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衆
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
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
逃名唯恐不容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
其所矜尚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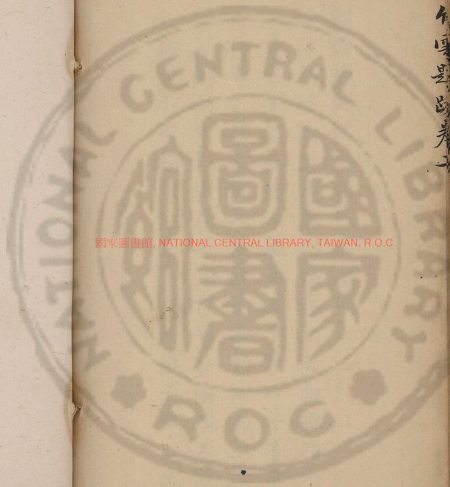
之亦迥非諸公之志况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
不如疑以傳疑猶為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
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
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利精光瑩者分兩正
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為書家冠
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為水泐故字
無鋒穎若掘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
笑可謂知言者矣



不雲是此卷二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
涸布席仰卧即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
使君找致山上搨之為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
鶴銘矣滄洲為功於鶴銘甚大其為害於鶴銘
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毀以誰正六年秋七
月特遣從事孫龍注焦山榻一本并滄洲新刻
石亦搨以來行將乎自裝畧書跋于後以垂永
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

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
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
蔣亦瑩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
元祐幸未益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
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
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為絕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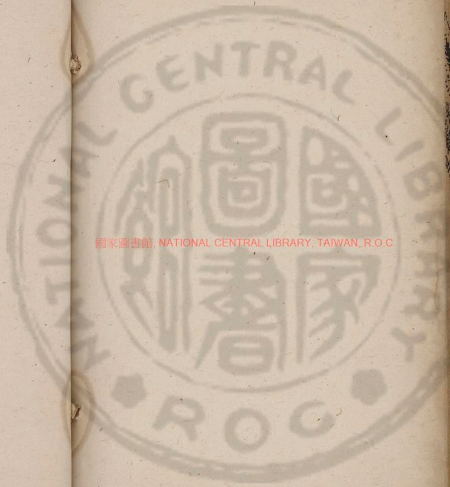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possibly a date or signature, located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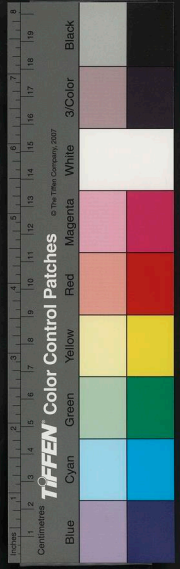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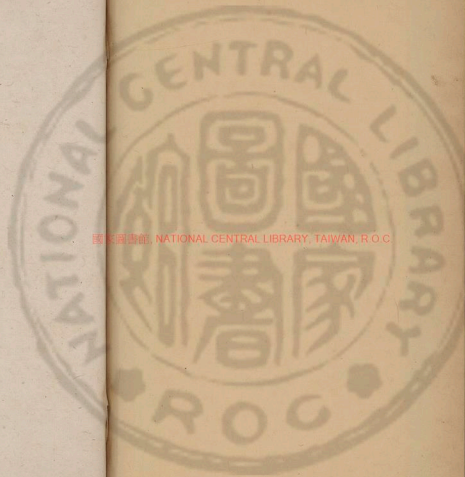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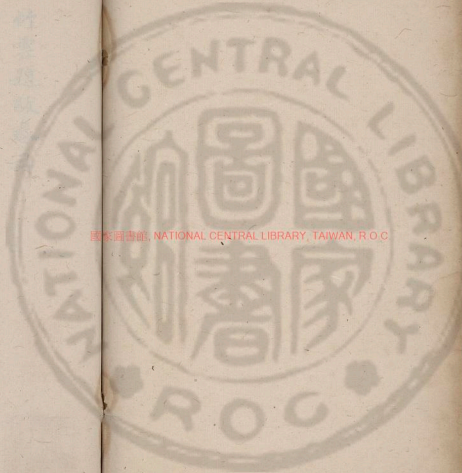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葉... 政陽軍吏... 筋骨五內... 亦猶是俗... 萬子婚... 解... 竹葉... 政陽軍吏... 筋骨五內... 亦猶是俗... 萬子婚... 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雲題跋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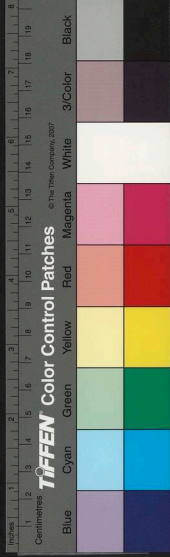
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
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
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
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1517 v.2



竹雲題跋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脉八者全具而後可為人書
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豬爾
高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
齊亦未為得也每見為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
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
者醜象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
邕師塔銘肅括凌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為人臨
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
其形似五輯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叙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

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
更為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亡有佳者今
可見唯宋僧希白潭帖可刻略得筆意余茲所
臨亦但據潭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回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有繇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
骨道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
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



不學草書卷三
截為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之和明渾勁之度耳
余此書森取率更風韻損其圭角出以溫雅以
退為進以離為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
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
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
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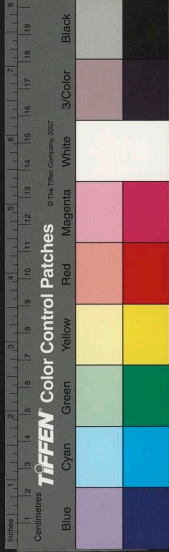
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
歐為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
縱橫排募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
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
褚未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為之在
作者亦不有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
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為好竒
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
三

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

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穎上本此之
蒼渾非漫任所能為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
乃重筆牽過至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
不留心乃爾羣字直乃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
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米臨則有之想
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同姑存
俟叅訂

褚摹蘭亭

米考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為袖珍每一
行分作兩行為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
存海寧陳宗伯家注在京時曾逆借觀自七行
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
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別本補之
其行列亦仍還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
生平恨事余故特為補其闕



不雲題跋卷三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迨此起自後每為米書皆默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似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遠少踈瘦勁鍊不減銅筋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

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瑛窅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廷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曰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縮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元年進封河南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
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名還後所作其稱臣者郭
引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
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
射意其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
史不及詳也

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丈若營以舊本來蓋
唐氏半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

新撮補之士寅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
本見遺撮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
微損耳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成者余並珎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
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為宋道君
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
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
竹雲齋跋卷三



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擅蠟既佳字尤清楚勝舊
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亭以
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擅蠟皆
可十倍舊搨惟恨陝人以惡烟麈紙率略搨賣
以為衣食資則全汨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
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
妙如此而傳摹及至失真何歎

褚河南倪寬贊

褚公倪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
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
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沈着難求正惟力透
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為
真正沉着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
後為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魯見褚公倪寬贊墨
蹟皆臨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歛手拱視嘆為

子雲題跋卷三

八



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刮去五字三為宏兩為方玄者宋太祖諱
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稻兒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
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覽贊與之俾合為
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蓋臣之為來
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冊

文皇哀冊米芾見以為河南書喬簣成但以為
唐人書自宋潛溪以來俱如芾見所鑒無復異
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
此冊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
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
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芾見遂題為河南以惑
鑒者耶余出此語雖未敢遽以為定要之正自
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為謬也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
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
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祖本尋為陳生潛豈
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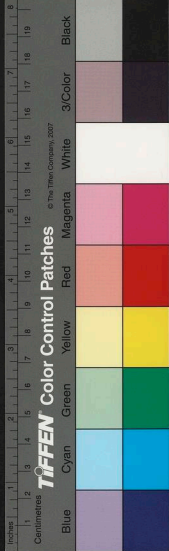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摹
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未由考證然按文義

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
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
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為同州刺史三年
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改
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
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
也武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
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



月五日卒。繫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震驚
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作偽
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符。故諱之。而特
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
書然。其筆法使媚秀腴。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
潤。酷似河南。又淵字。世字。皆有闕筆的。是唐人
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
考。其世次本末。但竄取碑字。湊集成文。而割裂

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
雖千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至此。況唐
人乎。又況褚河南乎。今以此碑印之。聖教雖筆
法相似。而聖教娟秀。中有肅括意。此則太縱逆
矣。余以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臨。此一本。而
為辨其偽。如此。涿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為河南
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
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第五卷目錄云九



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下注盧渙誤魏栖梧
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
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為魏栖梧善方寺
碑十載疑團一旦氷釋為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贊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
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嘆為希覯
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窓臨

此一本破悶

僕以善才寺碑為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
作及閱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
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
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永徽二年辛
亥誤書甲寅為可見其謬也義門魯南一見深
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東之書



陸司議為虞永興甥馮具區以為顏平原甥不

直一笑也少時書學舅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

瓘謂一覽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

亭詩蓋臨右軍者據葉澤卿蘭亭博議前尚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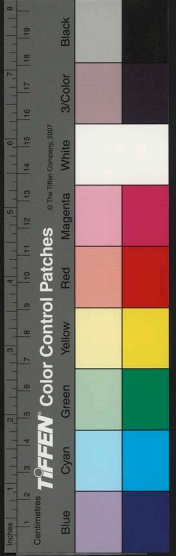
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
此書已開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

腴健卷軸之氣流溢豪端史稱其愛經術善屬
文乃詩思轉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
術者亦不能不為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
悲意臨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華原人品高潔不可榮以祿累徵不起壽百
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
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入其

竹雲直法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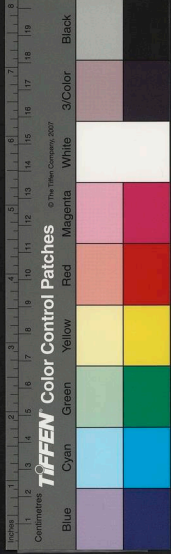
刻之故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
標出別為一冊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
能知為何帖他日倘得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
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
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為之其縱逸
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浚草書種子未

正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對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
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對夜自有書矣後跋
二行有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目為右軍
及讀寶泉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
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
諸公皆據此為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
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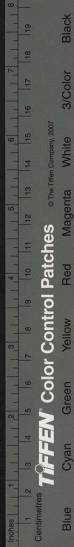


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疑不能明也
世既盡目以為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為此
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
非後乃翁門伋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
蛇走虺勢入戶驟兩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
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為力標

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
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
磔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
徇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穢顛素謂但可懸之
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
書譜為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
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猶見中郎虎賁虔禮云
後草書種子絕矣注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圓勁



不愛題跋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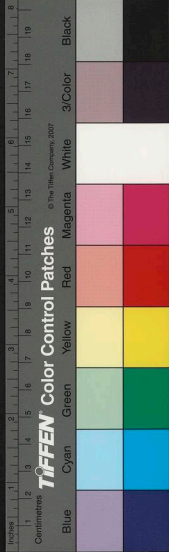
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遠弗及過之幸不幸有
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
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
時穀失摧物故自有真

唐父皇論右軍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
蕭龍蟠跡似竒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四時變
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之風規自遠有意
求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

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
壓之不能高古虞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
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
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
求右軍乃可得門而入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
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類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



十雲題跋卷三

紙度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著紙矣只緣少變
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即不
可無顛素猶塗守轍正不如獨開生面也余謂
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
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
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
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不過稍

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徇規矩而改
錯矣扶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率至草法
湮絕為訟門獨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
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
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綢繡蒼萃於指腕之間
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寶象述書賦識度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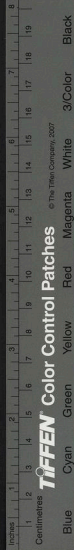


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
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
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笈乃肯坐卧
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故以名
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
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
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
已亡所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

四舊唐書稱穎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
公譔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之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
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
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
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
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桂超詣有黃庭樂毅風格



梁公勳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以後
見其遺跡尚當拱壁奉之況其精妙有如此者
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
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
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偵矣未幾九齡
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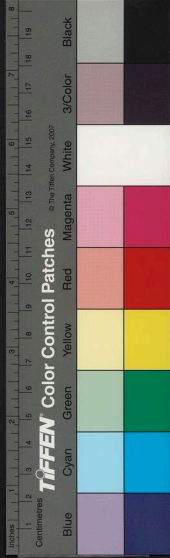
列未有不為所擠者君實為之小人何有為之
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浚云又一告顏徐
浩書在邑人王裒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為似徐
書未遽以為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宣和書
譜斷然以為季海書董思白遂推為季海真得
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空和尚碑才十得三四

竹雲題跋卷三

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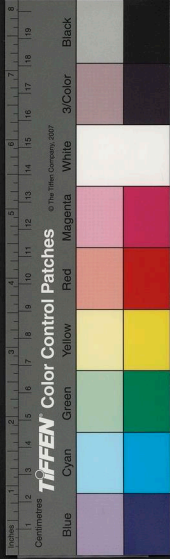


竹雲直友卷三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已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符詔能瘦差足少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沈冥挾扎之意下逮趙寒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棘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

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控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興所謂虫食鳥少鐵石隔壁龍池賊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



今要題跋卷三

滴溜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温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為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特為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

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此言為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為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曰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為日誤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顛頂也加山俗字又山宜作凶今作山乃端豈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

竹雲題跋卷三

共



竹雲題跋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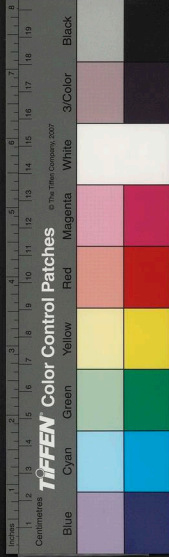
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
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
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
松子聲聲打石床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
志注榻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牆蓋塵埋經久
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挹榻故遂驚為僿事也
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悒良
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
法直追斯喜願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
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
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真雖古刻亦
不能免為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曆中始有名



不學題跋卷三

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目為鍾可大每欲寫法
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
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稱則
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于淮
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
無疑又鍾書楊厯碑稱義勇鍾紹京銘并書厯
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身為宰相取媚閹人至
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

之况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要以己意題署
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謬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雜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
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為得漢人遺意孝經注肉
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
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曾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
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



寶之禍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
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
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寢尋猖獗不
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為貴
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為此議導君子奢假使
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
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
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

者曩在京時新建裘魯青遺我一本手自剪帖
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截模糊百餘字當由歲
久水土侵蝕或為樵夫收豎斫擊傷王元美以
為搨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
不可搨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頭東
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為已
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博干
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卷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汗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頗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斂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目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為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

其功為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為耀卿書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景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和雲是跋卷三

明皇批卷之末有桓山之頌復在於茲之語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心存桓山頌獻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攀仰曩見其孝經批卷以為絕似桓山碑今見此卷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適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為桓山之

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宋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為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擅蠟竅古比之宋渡江以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竹雲題跋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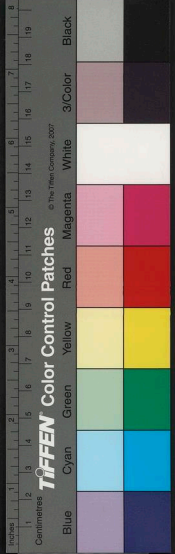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成權太盛至於天子
有顧我毛髮森堅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
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
此拉卒貶所實自為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
蕭散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
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

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
者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余為此書初尚雄快
及細玩原刻乃知前者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
夫子未為升堂弟子也智過於師方名得髓凡
臨摹古人須令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
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
及一分為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沈雄痛快為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
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
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
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
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
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為之碑
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
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為虛杞所忌至擠以

死過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
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
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
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
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
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
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



竹雲題跋卷三

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錄此中止大曆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頽公嘗為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闕多暇始為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曆二年至十三年九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為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心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錄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

竹雲題跋卷三



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勲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僞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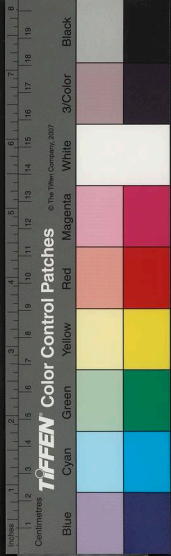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爲銜書吐公

日中而吞之集雖吞之碑云異而名還集作后異而名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蕪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蕪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



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
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
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弼公而後集作躡公而
後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
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
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
今碑作左右震悚勅使馳救之碑作馳救今碑
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

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
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
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不得前勅公覆按碑無勅字今碑正有勅字喪葬
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
碑正作言色既選鄴城碑選作還今碑正作選
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



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
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自生瘡
痍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
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
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
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
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為西京留守於

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
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為留守乎
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
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
相違及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
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
目闕而不書俱是疎忽



竹雲題跋卷四

竹雲題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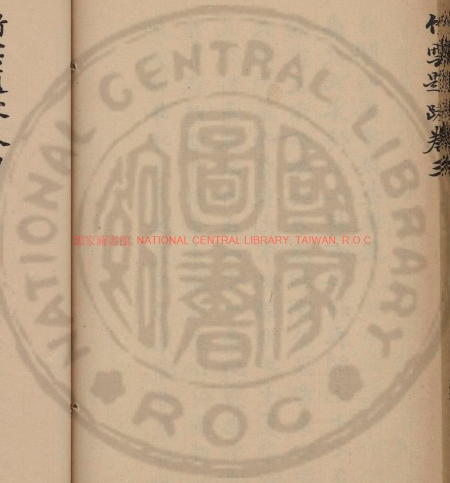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類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勅取姿敬側取勢獨
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
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如家廟元靜等
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

竹雲題跋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雲題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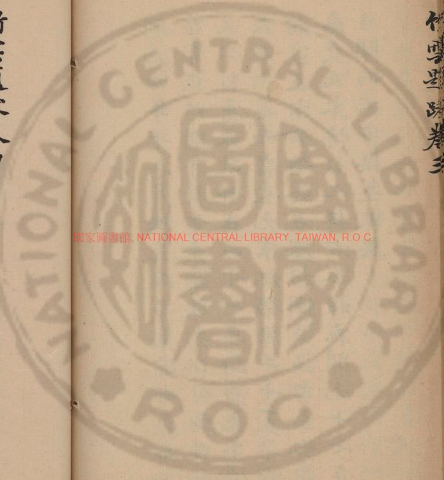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四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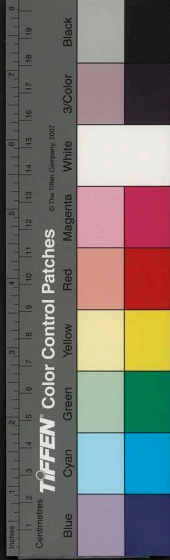
類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勅取姿敬側取勢獨
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
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為其難如家廟元靜等
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

竹雲題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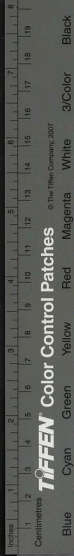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為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為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為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擬以為偽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為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

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父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風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鐫榻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為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



不索墨以養

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
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
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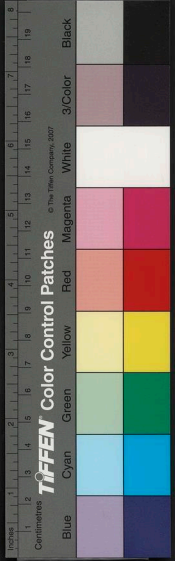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精乃佳古
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
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
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
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

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
則黯黹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
用墨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
平原去范陽不遠為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
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
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為書生易之
遂不為防而竟為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

子雲題後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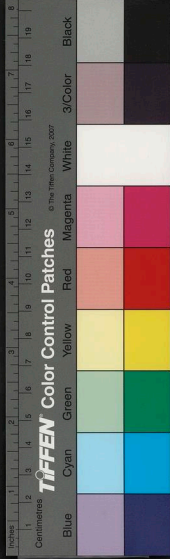


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為此不急之務
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
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為
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
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
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
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罵賊齒擊賊笏未
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叙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釵脚漏痕之
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
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歎然
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
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
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殫來江右中止金陵



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
州明遠相逆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饋餉轉
輸不絕公浚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為唐炯所收其子常語
米老謂與智永千字文柳公權等書同莽則世間
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
家當時有密為王說購去之語豈果為晉卿所

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炯將才不偶
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
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鈎摹或別有
榻本亦未可定類書多遺古鈇脚漏痕之趣時
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叙獨秀潤有姿態為顏
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正
意跋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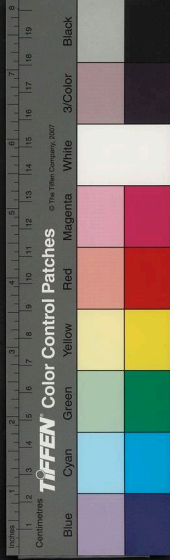


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為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沒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

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為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據者即過邨伯南據也惘然矧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漢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意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為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及復不能自己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芻友之間萬分



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
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
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
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
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廐
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寶晉岳有軒輕恐非平

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淺至以
李太保為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廐脯馬病等帖

寶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為光顏以穆宗初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為刑部尚書時光祿
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
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
決知為光弼無疑也光弼為國元老盡力王室



不雲聖蹟卷四

與魯公為氣類其控先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于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畧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顏魯公劉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醜奴乃欲屈鐵

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真卿大字瀛洲帖為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具王芝鮮于樞等六跋喬簣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為之跋後歸攜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澧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適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

行雲直友卷四

八



十要題跋美口

不復正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僅據戲鴻堂
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汴時在長安安師文
家兄弟析產以前四紙作和後三紙及庶脯帖
作一分遂離為二黃山谷搥師文借得後三紙
於是仍合為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
比公他書尤為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

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末元章云爭坐位帖
為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于意外蓋
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真爛然自合
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
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
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
有合處此本尤更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
草也



不愛其美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可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為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故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為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注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入書英入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秦侈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之會英入擢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下觀

行雲直友卷四

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
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僅有元
章戲筆字印亦為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
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關中
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種蠟精妙定是古
榻惜未借臨為悵悵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
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共用力精動如此宜其
落筆輒合也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為奇絕蓋泉明以
公命購呆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呆卿僅得一
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
發故縈紆鬱怒和血逆泪不自意其筆之所至
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
祭兄果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不減惜
今不傳耳明季墨跡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



帖中為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
公筆也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惟喜其書以其
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豪濡墨報覽腕底有
魯公神至所謂古釵屋漏痕峻拔一角潛虛半
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
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姬

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
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
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
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
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
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叅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
臨之但未知果與真跡合否耳

按留元剞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



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象明之子皆
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象明往求之九
月得姪李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觀
及茲同還之語尋為酷吏唐昊所誣以十月改
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婦以骨肉歸京豎一門郵
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
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
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

陽開國子而兩葉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
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顏魯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
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潛為弭問儀于公公
不為屈八月希烈縊殺公子蔡公有自汝移蔡
帖未之見也公出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
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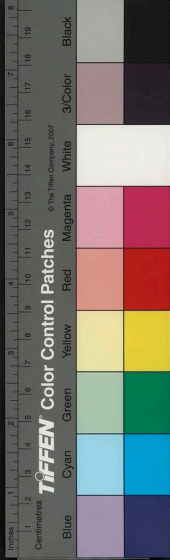


元元年乙丑年七十有五日亮行狀云貞元
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
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垣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
二年八月三日陷危致命而碑未復云貞元初
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真卿然
又云年七十七時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
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
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

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
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
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為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
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
蔡明遠寒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
為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鈞所成又其所收湖州



不學是與夫也

其不乏蒙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凌
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况下此者乎此兩
帖為素師生平合作而歲真尤清矯拔俗律以
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
絲獨襲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乘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為
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

章事此其告也公乘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
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
遁故告有方嚴寡徒豪黠屏跡等語蓋亦當時
寸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狂殺江都尉
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寃子孫不振固其宜矣
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
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

誤

竹雲題跋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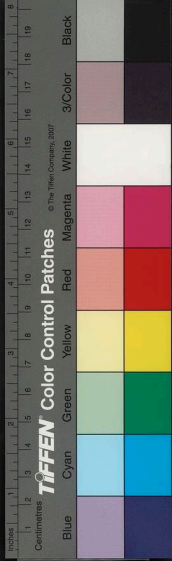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
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溯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
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
所自鐫記托名者為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
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
老友蔣拙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惟此而
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為道士有攝養
占卜之術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
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
碑所謂有聞必先大啓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
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
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為隸者正以不
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爽勁



今書是品矣

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
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錄慧明碑下注韓擇
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今書頗類擇木然前款
撰文者載江夏李書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
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尚存決知非
韓所撰書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既誤以兩人為
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為一時率爾誤

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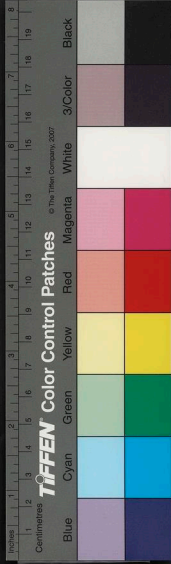
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為甚義山此書出自
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
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
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為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

好雲題及卷四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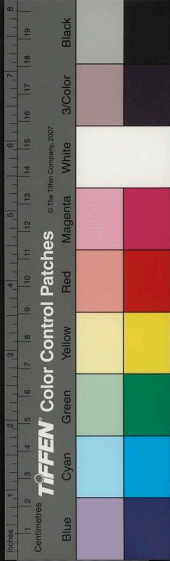


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叢余在京於林
笏齋出以示余摹得一本并希見高宗商左山
三跋皆摹之凌尚有留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
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為叢僧入聖
為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妙明和
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饑反未暇仰窺
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
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叢僧入聖至於典謨訓

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
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法傳甚
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
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較穎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
穎本也穎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
陵御神思陵行九而押為五蓋取易飛龍九五
子雲通後蔡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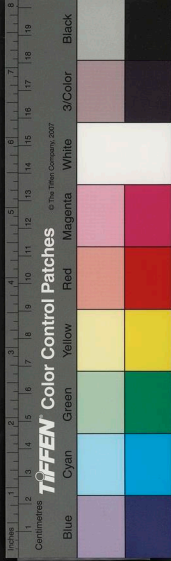


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模倣無遊行自
在之趣及覺未為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
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吾
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類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宋廣平碑溪勁秀
拔在米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夷齊廟
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
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益信古人神
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政望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為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
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
也元章痛其死乃為仙去之語以摠其憤懣之
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為大失魯公之心當希
烈遣使魯公時偽傳有覓公神色不復徐問旨



竹雲題跋卷四

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
此其志揀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考魯公
平生頗溺老佛常時或造陶八八學神仙之術
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
安蓋舉平時所為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
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諱之以成公之志節
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
小說大書濩刻誣蟻昔賢可謂偵矣若其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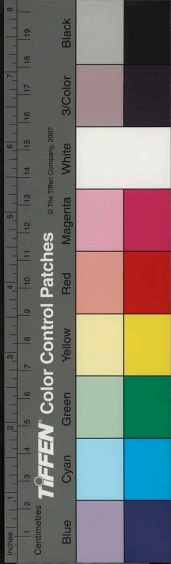
溪勁則吾曩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
恐來者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造於慶歷甲申閱二十五年
至熙寧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
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為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
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褙藏棄特為珍重
至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

竹雲題跋卷四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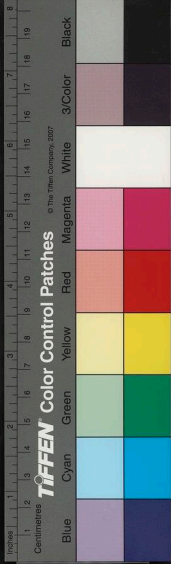


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
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
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為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
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
蜀素余以吳仇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
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腕有羲之鬼余
臨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日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
蘇米諸公注注隱用其筆法而米考尤多乃其
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驚奮鏘了悅教看
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悅聖教來余
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為拈出不使千百世後
為古人所欺名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



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為有明第一為
此也然往往縱逸處多蕭括處少不免為沿門
獨黑者聞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蓋中有
蕭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儷墨乃京兆書之絕
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滯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
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
為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
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
無檢律家三則以放恣為高明以褻嫚為和順
縱心所如注而不反失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謹漸必隳之可
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為書為整身律家者
闕也其用篆者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
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毛髮有忽全體具廢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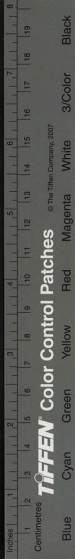


余為此書一用小篆字不求變態筆之所如興
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
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殺鉄石
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
為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
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逸今蕭本世

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施江
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
所刻竅烜赫有名世所傳為鐵門限者是也自
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
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
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
楷四種雍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徑邗上吾
友汪君竹廬囑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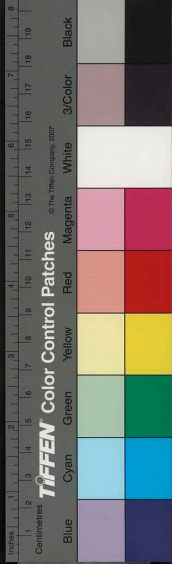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四

種一自連一臨古共十種為古今千文獨開生
面且曰將為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
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字
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前規聊
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危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
諸家強以綿力楮柱勘有能屈精華者至趙寒

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
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
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
一奴書耳石鼓捺能在手愠心不踰篆書之聖
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
史籀下挹斯喜足為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
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
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



心力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
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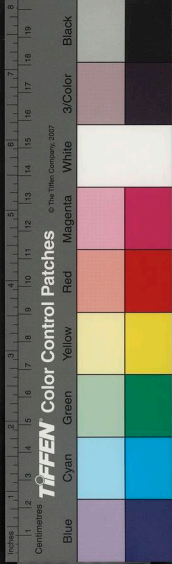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濮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
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
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詛楚千文一
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
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遺品也余

臨此卷叅取太公九府圖法筆意不必盡用孟
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墨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
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篆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篆秋勁素體霜
妍權峯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趨易要其用
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為書故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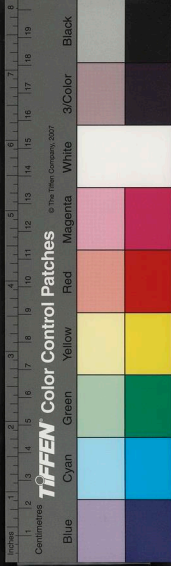
不雲星卷四

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
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
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名天下天下靡然從之
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
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弱豪描其形
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
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者也余於隸書未
嘗一二為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

法為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墮谷口五里
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史後推文待詔全室
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
詔專以觚稜斬截為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
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觚稜不煩繩
削自然泐津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



不可不解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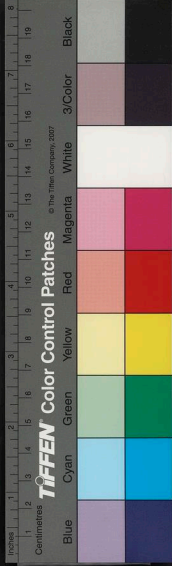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
妙銷三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
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
處余自少酷愛臨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恚意
臨仿凡千百過浚得蘭臺道日法師碑雖覺風
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五派也此本

以率更為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董文敏不
能鑒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
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
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善則也此本取千文之
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十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破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羲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為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竄誤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注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即卷以去未能摸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摸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為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為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筆意臨此書使其觚稜稍歸



平淡取其意而不諉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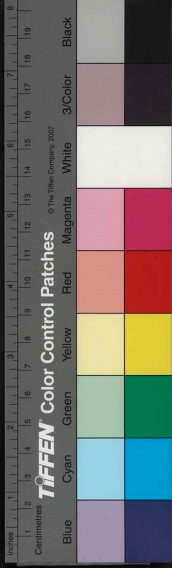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
奔逸太過去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
敦勞為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
法為之一點一拂皆斂入規矩乃是右軍道嗣
妄意使才至於脉興亟作夏雲奇峰公孫劍器
雖云神速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為草書一以十

七帖為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徇規
改錯不墨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騫藝苑惟薛道祖
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
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
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
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恣意為之今子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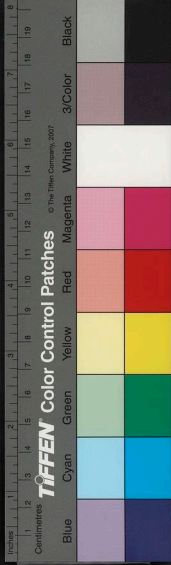


平雲星是卷口
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帝賁，何義
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
免率意撰寫。取度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索，下
開二宋，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
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
版化度寺醴泉銘為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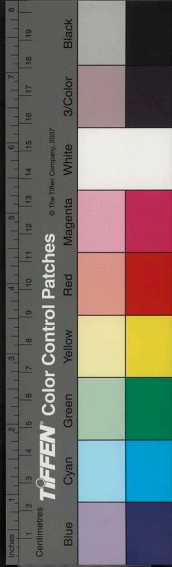
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甘井先竭之嘆。世所傳
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為少遜。然完字
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臃
肉，瘦不騰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世之學
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
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
愧工力淺弱，不能少異流俗。尚當志力求之，存
此以自勗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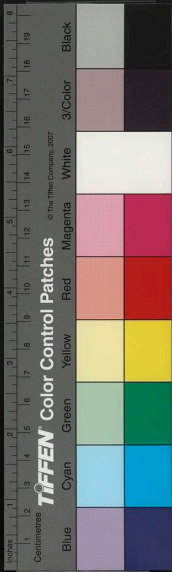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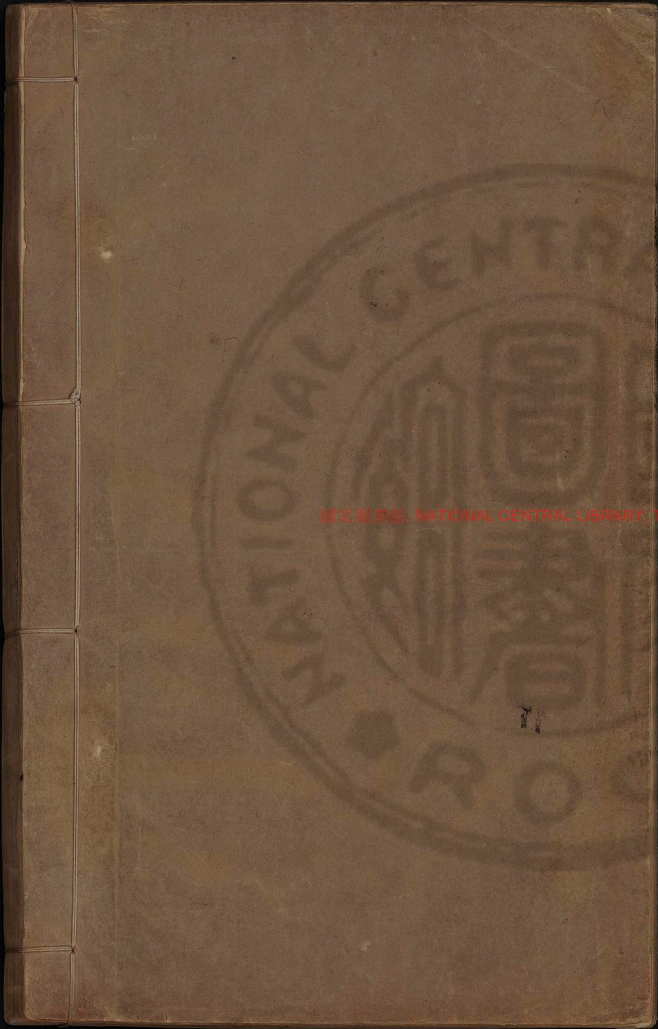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終

余年十五六時見此書于人家時僅識其目而已後三四十年
書不得遂假諸子往見之家堅始不許後又見之于書肆則已為人售去欲借
遂不可于是報轉託人錄一副本無論其價之大小其貴已可知矣嗟
乎此猶一類跋耳其貴若此吾不知大才此者又當何如也于以見世
之高奇且以誌余之過也光緒六年十月蓮霞江履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